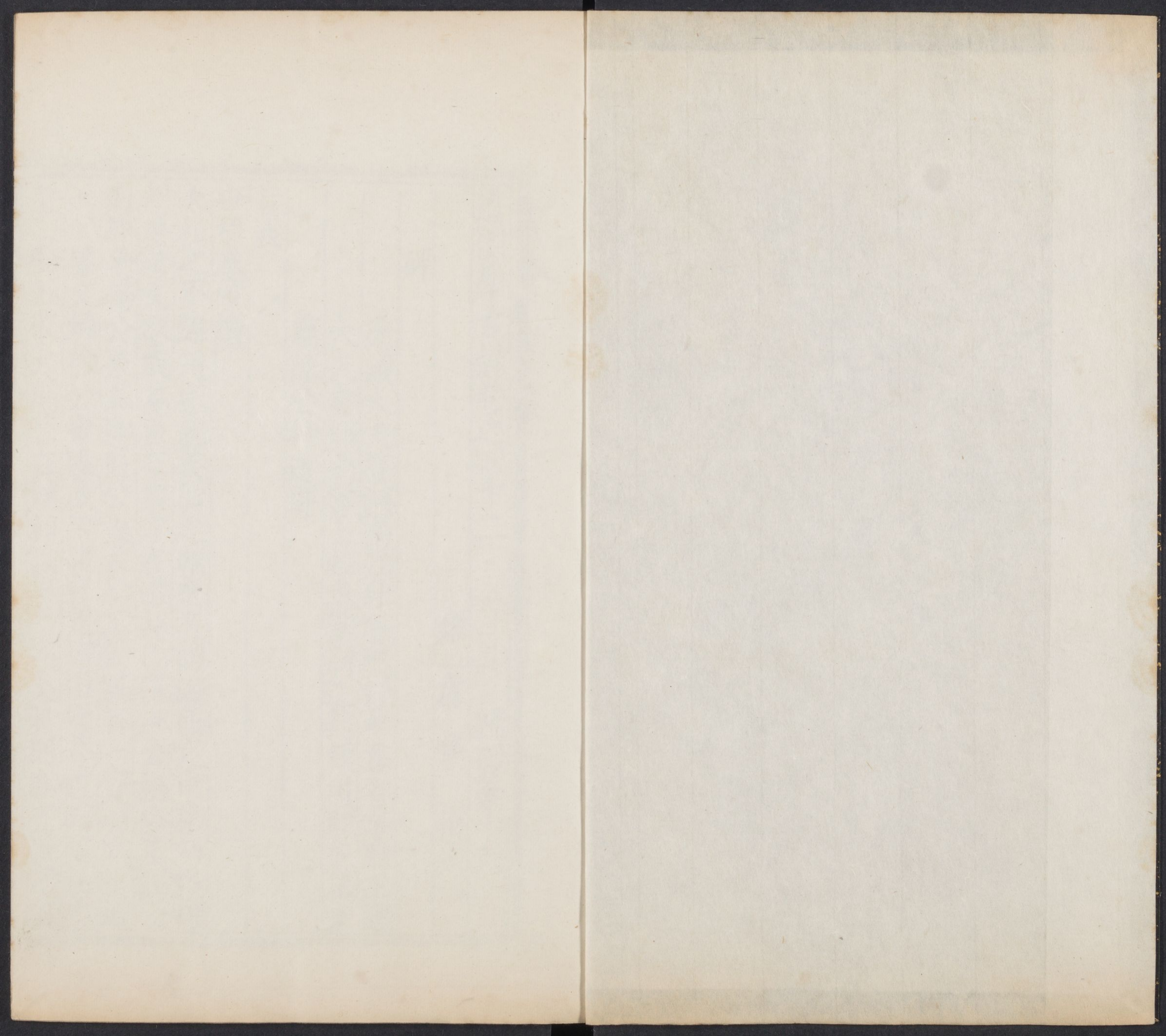


T5390/4450(18)

18



道國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集十六

碑

通議大夫發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潁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晉我

世祖皇帝續

太祖之不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却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立煇王公弼百一賈公默子榮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成卿諸賢其諸惟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啟宏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藁十六

虞集 伯生

碑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纘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

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爲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爲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摠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爲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爲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譖言阿合

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契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躡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爲難公在朝又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爲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爲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爲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

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爲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又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歿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爲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司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二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瑩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爲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

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爲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報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摧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黜昏惰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爲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兼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任內朝省府廉察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爲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二十年卒生子三人彛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
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
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承
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
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
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
宜侃二其謀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
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
武諸老造欬德容警欬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
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姦慝我抑列在御
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論直首以信方州適止資其豈弟嗟彼
南服未究理會稽邈彼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
海江之間千里奧區二治宣闔兩貳鹽筴憲輅屢陞郡綬增
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何紫橫金蒼顏雲鬣烏臺鳳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
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足來遺風凜
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諱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
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

而經營訂謀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覩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職功臣

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於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朶而只纔四歲耳朶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乳焉相顧未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承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揔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以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機

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敬愼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柰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過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

臣議所立非祖宗法荅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

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

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

新天子故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

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

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解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
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
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子遣醫晝夜問
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 上聞為
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
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
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飭繼室王六
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元三
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
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
家是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
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

學則以自慰嘗居端莊不妄言笑坐茵故弊而完潔不易恒
颯疑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貞節有母道焉
衍飭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米卜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劉其子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 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 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為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為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維夏盛強亢于西陲相時來廷世摠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啓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榮榮發孤卒克有踐公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為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畧一言之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為國之經聖子神孫有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胄鄉邦相圭衮裳焯焯煌煌有賁永藏暫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阡松栢相相中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集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於兵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
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後又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
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淳
圃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
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
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彼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
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
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旣
多莖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
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
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
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
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阻
害之者自臺嘗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
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
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
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
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
稍有踈漏彼因得以爲我罪耳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固禍出不測而以踈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
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畧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侏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為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 天子欽然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一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孳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其尚公其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
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
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憲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
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
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負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頑嚚
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
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
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
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
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
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貧且介弗
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鉶
嬰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
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
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
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
水郡君子男二沉翰圻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
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
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
經蔭獲嘉簿異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
簿王蔚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楷
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焯燿天綱
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
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

待也公蒙 上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
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
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
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
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
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
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
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興
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嚚猶我威命狐詐虎虺肆爲百
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我我惠文撫劍
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
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鈎指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諤有言狂狷屏息公贊大
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度其
常供有正無羨纁衣舒舒畿甸周諏三年載遷盡瘁以瘳嗟
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
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
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爵
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彙十七

雍虞集伯生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妣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冠偉儒爲衆庶儀表三四十餘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苦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又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闔閭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燕內燕巖靖有恒戶外之履常滿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自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送送皆自以爲出其門矣君居必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裝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復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姊有二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八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爲衰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爲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爲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彞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柏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爲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

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焉
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
自詭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敢吾涼孰磨吾
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
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
而卒則 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
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
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
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
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
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
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子書堂以文
安公脩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
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
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
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
父瑀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
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
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
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
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 國家混一之盛野無

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

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爲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
夫過郡無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
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耿如玉
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
爲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
君曰石泉一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
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
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
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
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溥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
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爲求聖賢樂處崇仁甘詠中夫者
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爲人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沖
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
今學士豫章揭公彙頌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摯以爲爲盧公位
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踈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粵頌
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
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
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清苦詩特其
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
八年始哭季士吳公先生又二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
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季孝者將何所仰乎故不
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
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季蒙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
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

湜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揚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沒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它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爲孝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爲崇愿者爲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爲汗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皦皦先生於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隱君之阡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山家曹稽唐永興文懿公諱出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諱從禧宗入蜀守仁壽郡因

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

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旣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

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
論語孟子詩書 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
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
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
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
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
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
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二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
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
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
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
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

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

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及上仲常
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
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
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
尤粹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
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
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
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州判
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為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寃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拯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
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
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
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一人謂之曰此將為大亂此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千人羅絡內外果

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
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
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在京師乃
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州奉柩而歸諸
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
抱先世遺教於一死一生之餘忍貧如疏使我兄弟得以就
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
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
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
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日次豈皆國學生

孫裕賦埴椿桂墳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微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陰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珪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一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侗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 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已任特為書達于 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為之客甚見愛重將署曹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為意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也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其次女許適同里姓其次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

向丑集爲紀其家出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蔡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蔡又敏學意氣盖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二傳生才才生震二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璩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

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二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子六歲皆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老所器重曾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閹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二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

為不利於為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
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
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
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柰
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
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
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畧
之棺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
書孫也汝置我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
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
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 朝廷錄用宋故官及
其子孫程公蚩卿歸朝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一不

元戊寅尚書尸山之里第毀君奉神王抱遺書簪笏誥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為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此鄉人
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二為道見誣之故大
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
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粟賑之全活甚眾里
人為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
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以為善文章貴重當復
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尸山為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
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
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其之孫同康而立之以
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州光之孫女也資送充
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乏君盡歸所產資以養之親喪未葬

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一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古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焉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路曰

赫二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

菟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鼎食來爾姻戚生瞻公儀其藏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靖恭坊子孫益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時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中國公而復之其仲子也官至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

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

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稍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入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叅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公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萊手公世英
故江西叅知政事東平徐公琰知其才力薦之任乃以父蔭
除修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統務提領永新州判
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
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蔭授崇仁縣尉以至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
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爲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於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廬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
子祭酒諱某某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叅政其叔父也
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叅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欲與集中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貌悠鬱二青原南安有立澤旣再傳而不克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表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鱗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二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

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廼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東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

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叅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叅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辛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嘆焉昔嘗見其渠渠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歸然百年之舊惟婁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魏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婁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婁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爲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恍然而自失也去之二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一其孤槩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三

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兵二公之文知婁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循循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問之間文獻故物斯盡安得不爲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以爲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仕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遊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賁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爲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入之道焉其間居嚴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

整居無它好坐無襍質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爲完德嘉遜者天子三人桀彬揖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始難爲賢隱君有能者自蚤年五十而衰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一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勳贈太師武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兆兩先生是爲集賢學士贈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傅放太傅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主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夫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儼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予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予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

然觴咏為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二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儆才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侄女五人子侄居喪方弱冠儆懷伯父之撫已也佐任治襄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儆實來墓在其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粟堅匪今斯今幾三百

年濟濟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
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子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為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為子父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為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為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勳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迺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
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
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
而勉又從誠夫遊於子門者也其言曰
名大明生宋寶
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多起未寧其父
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
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
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
所知東之從之游蓋得其學所療多子全著保嬰土鑑四卷
傷寒摠要二卷脉法二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
酬負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貲者不復辭多或有
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爲
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田來學者衆輒語之曰治予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
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
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沈默通傳庶幾得之沉審果不忽易善
揀而不爲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
諄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
小心彊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爲仍改至
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
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
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
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善斷耆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
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爲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淳倫弗敦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
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履善哉東之爲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

同科古之爲治尊生辨類以此採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王女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任適錫質適楊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廢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以爲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郡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事文學而嘗者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盱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旣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徃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

立室燬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
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携其
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
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
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媪之老於其
家者事織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
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
戌至戊申廿二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
應親戚之餽遺豪髮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
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
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
關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
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目

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
舉家為壽歡甚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願謂眾曰此以遺
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
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
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日辰所值對曰
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
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
愉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
諸金谿之鷺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
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二十年卒無但於死生之變真
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為貴而
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

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罹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榮榮一
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
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幽
貞是居人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著此令德來者源之
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犀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
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
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二以箱
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
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純
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

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 以功臣世家子僉首
事用爲屬郡文學二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評官歸於上元優
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愛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
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
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
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客以爲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
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
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
宋旣亡而前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
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
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
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
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
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榮亦
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孛次適王宗礼孫男十有二人景
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
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為
善者終無可以為勸也故述所聞而為之銘銘曰
為善之實比諸吉人柔或汨于沙光耀弗沉有美簿君同居以
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二
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藁十八

雍虞集伯生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
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
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
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
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貴之
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
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
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
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稱 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

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徵至而歿槩本桓桀隸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楹樞楫季淵之子也季淵孝於母嘗二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璿生曄始居

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二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愛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二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二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廼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州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

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
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一銘又作敬銘
有曰挹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
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
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
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
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
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
慰公赴鄉試先生待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
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
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子紙滿壁皆徽庵特
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容進問如
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學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
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楨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
友楨之者肝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
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
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
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
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譽孫之辭
矣十有一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
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
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
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
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

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英傑之士不數也夫所
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山而超出等夷也戰國
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義若楊之徒又滔滔也而孟
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而斯時也曠古一人
而已其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於俗儒之陋習淫
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
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
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
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斯豁然以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
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
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
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
下第歸而纂以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
隨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
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
永蜀人黃酉卿不者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
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
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
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真隱觀十八年莫次諸
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
捐館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
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巢中原可無一觀
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
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
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
頤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
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
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
時數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
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
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

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
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
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
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
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
所感發一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
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
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
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乎章軍國重
不灰木曰樞密實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逮事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乎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以
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

國事院編修官 詔有司敢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勵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棄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敢迫久之先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沍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虞公墊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書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
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爲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
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質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
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
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旣行而後移文
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俴俴失所依有流涕者遣數
十人追至河上懷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
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
朱陸之爲何如也延祐二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
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
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
也同官或恠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
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爲纔得二四卷耳五
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
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
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
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
成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

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孛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

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

時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

上都來使左丞速速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

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

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

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

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

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

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經筵進講單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厲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

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

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二廟為昭右二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

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
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 詔蠲虔增之稅唯
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二萬餘石者
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 朝數言于執
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復以二事為言詔
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淳與同官成均相敬
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
書言吳澄 國之名儒 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
宜有所褒異有 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
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

生奮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 明詔聲啓經
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贛贛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
務仍俾專官自念出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漸寡陋况通譯之
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
之心切以周尚父授冊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
願為 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
博考於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
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
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一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動深思遠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

協輿論天曆元年春 秋纂言成二年吳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 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二年其第二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 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 待無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拜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墮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陰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喪先卒京以奉養先生持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曾孫男十一曾曾曾曾曾曾曾

奮里昇吳魯會管單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
盡曾孫鬼四人全命文一嗚呼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
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
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孝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
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孝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萬之百有餘年間師
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
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
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一家門
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爲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
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齒特異常人得斷

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
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
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會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勵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
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憚然
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
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
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
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爲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公室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其缺衍謬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淨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一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撫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摠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賈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饗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二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一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擲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篇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遍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若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者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

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轍首見於私錄一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漑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慙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一日朔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二日癸巳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
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
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
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負直平步
趨惟程綏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克用達信其有為
自比諸葛宋熄其炎歛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
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
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

君子借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為世措
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
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慙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
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
敢昧其原忝位予

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
寄詩意速我還屬雅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
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萬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履常文

維元統二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
謹遣從子國子生昱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
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

公于吳山之下斯文之勳宜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寔來餞之城闔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珮錫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沄沄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歲來觀來游亦有楷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推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爲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二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

雷猶留之幙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徭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嘗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僦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朕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學士章閣與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為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之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耳不知其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龜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陵陽卒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奧勢已其蹙而嘗炤死殆無愧於巡遠炤之女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薄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